

§ 穿越西奈沙漠(1)



西奈半島(Sinai Peninsula)：

北面：瀕臨地中海。東面：與以色列接壤，並濱臨亞喀巴灣。西面：以蘇伊士運河和蘇伊士灣為界，與非洲的埃及本土隔開。南端：紅海（亞喀巴灣與蘇伊士灣在此交匯）。

先後被亞述、波斯、希臘（亞歷山大大帝）、羅馬、拜占庭等帝國統治。

不僅是地理上的橋梁，更是歷史與宗教的聖地，其命運緊密交織於古文明、三大一神教以及近代地緣政治的鬥爭與和平進程之中。

§

540BC 晚冬。

巴比倫城外的河岸仍覆著一層未退盡的寒霜。

幼發拉底河在低沉的天色下緩緩西流，河水帶著冬末特有的鐵色，映出遠方殘破的神塔與棕櫚林剪影。

畢達哥拉斯披著深色斗篷，隨著一支商旅隊伍沿河而行。

船隻逆流而上，他改以步行與短程渡船交替前進，像是在刻意放慢腳步，讓身體與這條古老河流的節律重新對齊。

風在河面上遊走，並非寒冽，而是帶著內陸高原的乾燥氣息。



一縷細小卻靈動的氣流繞過他的頸項，輕輕掀起髮梢。

「你在想事情。」

聲音像是貼著耳後傳來，帶著微笑的顫音。

風精靈薩戈顯形為一團淡金色的風紋，輪廓時聚時散，彷彿隨時會被河霧吞沒。

「這條河記得太多名字了。」畢達哥拉斯低聲回應，「王、神、法典……還有被遺忘的人。」

薩戈在他肩頭轉了一圈，語氣輕快卻不失敏感：

「風也記得。但風不替任何人保存，只負責把痕跡吹散。」

離開幼發拉底中游後，隊伍轉向西南，逐漸遠離水源，進入阿拉伯北緣的乾燥高原。

地勢抬升，植被迅速稀薄，碎石與裸岩在日光下泛出蒼白的光。

白日裡風不斷，夜晚卻冷得像是被抽空了溫度。

在一處岩棚下歇息時，薩戈忽然貼近他的臉頰，壓低聲音：

「今晚別睡太沉。風線在高原上打結了。」

果然，半夜時分，遠方傳來低沉的轟鳴。不是雷，而是沙暴尚未成形前的預兆。

畢達哥拉斯提前喚醒同行者，眾人以布蒙面，貼地而伏。

沙暴最終擦邊而過，只留下漫天細沙與一種彷彿被世界遺忘的寂靜。

「你救了他們。」他在天亮後對薩戈說。

「不是我，是風願意聽我說話。」薩戈聳了聳不存在的肩，「你只是剛好願意聽風。」

數週後，地勢開始緩緩下降。空氣中出現一絲鹹味，像是遙遠海水的呼吸。



亞喀巴灣(Gulf of Aqaba)在晨光中顯露，海面狹長而深藍，兩岸岩壁陡峭，彷彿一條被撕裂的大地傷口。

他們在灣北端登岸。這裡已是西奈的邊緣，風向忽然變得複雜，帶著山風、海風與礦石粉塵的混合氣味。

薩戈顯得格外活躍，時而拉扯他的披風，時而停在半空傾聽。

「這裡的風很吵。」她皺起眉形的氣旋，「有很多人的聲音，卻都沒有名字。」



進入內陸，乾河谷如同大地乾涸的血管，蜿蜒於岩山之間。河床滿是碎石與銅綠色的礦渣，顯示這裡曾被反覆開採。礦工的營地殘留著簡陋的石牆與火塘，牆面刻滿符號與女神的臉。

「哈索爾。」畢達哥拉斯低聲念出這個名

字。

薩戈在刻痕前停下，風的輪廓變得柔和：

「她喜歡被遠行者記得。也喜歡音樂與礦石的聲音。」



塞拉比特·卡迪姆(Serabit el-Khadim)的哈索爾神殿(Temple of Hathor)矗立在高地上，石柱並不宏偉，卻因長年風蝕而呈現出奇異的弧度。神殿內部殘留著壁刻：女神的面容、星辰符號、以及礦工留下的誓言。

風穿行於柱間，發出低沉而連續的嗚鳴，像是一首沒有詞的歌。

薩戈忽然變得安靜，貼近其中一根石柱，彷彿在傾聽石頭內部的回聲。

「這裡的風不屬於我。」她輕聲說，「它們被留在這裡，守著承諾。」

畢達哥拉斯將手放在石壁上，感受到一種微弱卻持續的震動，像是時間本身仍在呼吸。他沒有祈禱，只是靜靜站著。

離開礦區後，他們沿著崎嶇海岸短航南下。小船貼著岩岸前行，海浪拍擊船身，風在帆布間穿梭。薩戈坐在桅杆頂端，雙腿晃動，像個終於回到熟悉元素中的孩子。

「接下來呢？」她問。

畢達哥拉斯望向西奈南緣更為荒遠的地平線，語氣平靜卻堅定：

「繼續走。風會知道路。」

薩戈笑了，整片帆影因她的笑意而微微鼓起。

後記：

1. 塞拉比特·卡迪姆礦區古埃及最重要的綠松石(turquoise)礦區。
2. 540BC 西奈半島以及埃及本土，仍然屬於古埃及的第二十六王朝（賽特王朝），法老是雅赫摩斯二世。, 525BC 被波斯居魯士的兒子岡比西斯二世完成了對埃及的征服。
3. 目前(2025 年)西奈半島目前的政治情勢是高安全警戒與不穩定並存：
 - (1) 埃及強化軍事控制，重點在安全防禦及防止戰火溢出。
 - (2) 埃及與以色列關係緊繃，但仍維持正式和平關係，未演變為全面軍事衝突。
 - (3) 恐怖主義威脅尚未完全解除，地方安全偶有動盪。
 - (4) 地緣政治壓力與難民議題持續影響當地政策與跨國關係。